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

忠肅彭公神道碑

皇上踐祚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樓某

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首言故吏部侍郎彭

龜年之忠乞賜褒贈嘉定改元某求對又以為

請且錄其諫草以進皇帝為之愴悼詔贈寶

謨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

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萌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懷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欽與寺監簿差遣三年禮部尚書章穎侍御史劉桀起居郎黃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書御製正邪論且言公之盡忠知無不言首論侂冑之姦為其沮抑抱恨以歿乞賜美謚上賜謚忠肅又云是肅敬之意恐有司行之遲緩當為批出八月三人又因晚講奏上云彭龜年忠體可嘉宜宜得此謚使人人如此必能寘人主於無過之

地先是紹熙五年七月甲子上受內禪公時以右史兼嘉王府直講上在重華宮一時舊寮惟公最承睿眷宣召幾無虛日未幾由西掖遷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侂冑奏憲聖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寢以出入兩宮始有竊弄威權之漸公極論之且乞去公除職與郡侂冑罷知閣門等職事轉一官內祠時某為給事中大中為中書舍人同狀繳奏上批彭龜年除職與郡已為優異韓侂冑無罪辭劇就間可與書行某與大中再奏龜

年以貳卿得此若以為優異侂冑無故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以侂冑為無罪龜年以盡忠陛下直言無隱何罪之有龜年一去必不復來侂冑內祠日在左右若併使出外則人言自息矣其遂為吏部尚書大中竟由給事中為吏部侍郎尋皆補外即其得婺不赴而奉祠公在荆南亦以疾乞間林公在慶元罷歸三人者鑄職罷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冑擅權之久罪惡貫盈妄開兵端舉世震動主上奮發威斷加以誅殛中外稱快故翌日而二人趣還獨

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化之盛士大夫莫不痛惜之公字子壽世為臨江軍清江縣人曾祖廣祖愈考文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大夫妣楊氏縈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盡孝如成人幼穎異讀書能曉大義比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年十八薦于鄉三與計偕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丞相趙忠定公將漕公以書言月椿錢病民趙公因計為緡錢七十萬而無名者彊半皆出於苛歛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趨引之類先罷之

乃以聞獲盜八人自以為非親捕不就賞公方
初筮而利民自立已如此關陞從政即調吉州
安福縣丞縣有富陂灌田萬三千餘畝彊宗銅
其利歲以旱告按圖疏治陂成而歲稔郡委檢
察保甲而無其籍憮然曰是縣之根本不務可
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戶別其老病強弱之丁
士農工賈之業稅租有無多寡之數調夫既均
後有賑貸按籍立辨它自檢旱賴此尤得其要
蠲放不及二分而民間歡服以為前此未有得
實如此者請藏此牘以為後法育嬰兒救疫疾

雖不禁巫覡之禳禳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全
活尤衆淳熙十二年用舉主改宣教郎以母碩
人年高凶祠便養主管建昌軍僊都觀自初弟
而歸益篤於學以母自欺名齋以書問南軒張
公中庸語孟大義至是義理愈明開發後進樞
衣北面者日衆復與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辯時
相與折衷於晦菴朱公而學愈成矣再請祠未
滿而遭內艱執喪盡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
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
言類為一書名五致錄晚又定祭儀行於家服

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杓同薦之
得旨引見時 光宗初即位內降頗多公首論
正始之道願以 仁宗杜推要請屬為法以崇
寧御筆為戒公又言 嘉王傳相少而侍御多
請用司馬光令伴讀官提舉左右之議使府寮
之勢重於侍御道義之訓密於宴游 光宗首
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開樂之初進逸
豫之戒謂國家大難未復而內外宴安猶襲宣
和之舊淫侈成習 光宗曰風俗驕侈太甚至
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 陛下為之

不難風俗之變未有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太學
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光祖因論帶御器械
吳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書宰
相云 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
改易臺諫以伸偉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舉
欲大變文格下太學選經義詩賦論策各二百
篇為式長以督課學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
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校文已為下策又使之
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
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郊禮

遇雨祠於望祭。光宗意鬱鬱不豫，至展恭謝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白廟堂又言：重華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臣共此憂責。次日乃聞內引宰執三年許國公始朝參，公為言保富貴之道無過恭儉。又集禮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為朝參，須知且言雖與嘉王同行在禮，女子不可與同名，非惟名不可同，色色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為韻，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充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正，不為詭隨，遇事

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舊班對乞復經筵典故，謂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人各有長，經須素業不應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又謂宣召講官多用晝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光宗云：親儒生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去。張公叔椿代林再奏乞留，卒不就。四年正月除司農寺丞，三月除祕書郎。先是外傳召姜特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虛傳。至是果然，留公引李絳事乞退。公率同館論奏，又勉樞廷爭之。遂寢。五月薨。嘉王府直謙論說經理精切明白。

裨益為多不勝書書其大者嘗讀梁燾辨邪正
之奏公曰此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將進君子將
退之時不可不詳覽 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
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具述元祐紹聖君子小
人進退大略王一日親製邪正辨以賜公正指
燾奏而發又嘗賜所書瑤山詩乃 光宗在東
宮時作有雪詩云閭閻多凍餒廣廈媿膏梁公
言人主當如是用心嘗因講詩 王曰下以風
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為君者須使人臣直
言其事方是公曰願 大王無忘此意而推廣

之則善言至矣讀曾肇奏議因言用人須先識
邪正 王親題其說於奏議上贊讀沈公有開
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 王曰要是病根
全在比頑童一比頑童何事不有公稱贊不已
亦請 王題講義上聞 王宴居書知人難三
字於坐右公質之於 王 王曰然畢竟人如
何知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
人正恐錯看爾公曰堯舜亦以為難也 光宗
久不詣 重華宮公與同館入疏又以會慶節
未舉進香之禮自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

除起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 光宗曰久
欲見卿說話此官待有學識人方除公謝且進
內治聖鑒奏以 祖宗家法集為此書 光宗
曰 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嚴
不可容易壞了公對曰 聖論及此天下之福
祖宗不委以權乃是愛親戚之道此書宦官女
子之防尤嚴恐不得進御 光宗云不至是三
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書言動無不記者
今一月四次書免到宮 陛下半年不出如此
已書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四月 駕

幸玉津園公言於宰相謂近捨聚景而遠幸玉
津不奉三宮而獨出宴游宰執以公言乞恭請
公亦入奏會被命禱雨因言兩宮不和則天下
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
有不和而雨者自是屢許過宮或伏集而不出
侍從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獨奏誤以臣
充 嘉王府講讀之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
臣之道臣聞身教者從言教者訟 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五月 重
筆不豫已奏告公與侍從臺諫請對不果八日

戊辰公繳納告勅乞竄逐待命江潁戊寅壽
皇眼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對及求去
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訖獨不離班位伏地
額以不已血漬髀髀搯笏取劄子置龍墀上再
拜欲辭出始傳旨上殿光宗云知卿忠直理
會何事公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事光宗云
須用去公又極言陛下屢許群臣一入則又
不然內外不通禍亂不聞臣實痛心光宗為
之慘然曰終當去六月戊戌壽皇升遐七月
甲子主上受內禪是晚召公對于大堂聖容

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
遽踐大位泣辭不許至今怔忡公奏此乃宗
廟社稷所繫陛下亦不得而辭首乞奏知
太上皇因擬劄本上即寫入又問初政及人
物明日再見猶云朕一日不曾食因泣下又言
昨太匆匆參決可尔公奏今只得盡人子事親
之誠心再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
黃公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
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壬申擢中書舍人庚辰
上朝泰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牋而退

上嘗問恐 太上皇未肯過 泰安如何公奏
陛下本出於不得已必不以位為樂況宮室乎
壽皇梓宮在殯且居喪次於禮為正旬日間三
降旨經營 泰安紛紛不定 太上微疾未瘳
不若且居南內以休息聖躬 陛下少留 重
華以居喪聽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純孝友轉
右武大夫帶行遙刺公封還詞頭謂固當推恩
毋黨然上事三宮禮有隆殺恩有後先乞候三
宮戚屬次第推恩內侍符滌得罪於 太上而
差幹辦 泰安宮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

以 太上隨龍人落階官公皆繳奏 上於劉
慶祖事批可與書行公又奏曰慶祖無官可轉
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勤不若任之以事不必優
之以官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蓋為朝廷惜此
一門 陛下自登大寶聽言如流忽於此事首
降可與書行指揮夫可與書行乃近世敝令也
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何待再令使不可行豈敢
因再令而書哉 上嘗言中宮未建聖節未立
隨龍人恩例之類直俟祔廟後施行公即極口
稱贊聖德後隨龍命下封還再四且言 祖宗

隨龍人止轉一官元符中方轉兩官如徐勣何
執中除待制待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方有
四官之例誠是太優今於已分正當過為裁損
酌中推恩今遂寢因對上語公曰朕尚未見
父母如何敢思及下人孰重孰輕且稱繳章為
是然公亦以此等故不久而遷矣上問講筵
所奏諒閣罷講舊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月不
與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為急務上袖出二紙
一具太上講筵書目一具潛邸講堂書目謂
講筵講書太少公奏今有機務不比講堂專一

讀書上云朝是亦無事恐自怠惰沉酬應萬務
非多讀書不可又奏人君之學與書生不同惟
能虛心受諫還善改過乃聖學第一事不在多
也它日又出二紙一御書經史十件春秋禮記
詩書孟子通鑑唐書三朝宣訓奏議長編節本
一書臣寮十人黃裳陳傳良彭龜年黃由沈有
一開朱熹李燾京鏜黃艾鄧駟公讀聖意上云
朕欠讀書大上讀許多書養德東宮垂二十
年今欲添講官至十員各專講一件兩日一次
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舊講殿上晚只

用小衫依講堂例坐講公曰講學愈切此帝王
之舉也若少讀而精庶幾有益又曰十人充講
官否 陛下若招徠一卅之傑如朱熹輩方厭
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而侍
制朱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堯俞
乞班蘇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讀三辭而後受御
筆舉御史有不植黨與之言公奏但當察君子
小人不可問黨與元祐黨籍第一人是司馬光
小人陷君子變白為黑何所不有又言迺差除
多自中出此不足為威斷適為小人所賣耳九

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變乃陳四太之說
其略曰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臣跡太危臣分太
滿因震雷暴雨言近日好出不測之號令故天
應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權柄
皆起於号令之不測借吏部尚書充金國弔祭
接送伴使至平江奏漢元帝時日青無光恭顯
指為堪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始切
責言者小人機心古今一轍楚州應詔一疏尤
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未享於人而暱比小
人之跡已見於外君子告 陛下之言小人或

得與聞而小人誤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
送伴至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
詳皆不得報及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
明堂祀成封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見
廟堂之權日輕侂胄之勢愈重言官又多出其
門於是歷疏其姦大要云進退大臣更易言路
皆初政最關大作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
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陛下總攬之權恐為
此人所盜矣時十二月九日也上聞奏甚駭
且曰只為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退已聞

下之中書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
奏丞相以閉上云侂胄是親戚龜年是旧李
講堂五人一死一憂去二人俱罷只有龜年在
又性直肯言今當如何丞相陳兩留之說已而
侂胄雖罷職而予內祠公除職与郡給舍徽較
不能回也除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荆湖北路
安撫使公既去丞相竟論罷矣公至荆罷和糴
以平米價罷沙市官員之敝治牙僧以寬商旅
樽浮費以除魚湖之輸復奏脩長隄教民兵乞
支還備邊庫錢俱不報公遂以疾內祠一請而

提奉江州太平吳國宮慶元二年六月以論列
落職罷祠五年言者以蔡璉誣告公与趙丞相
言政和中嘉王事乞加貶竄于是追三官勒停
嘉泰三年秋復元官再奉吳國祠開禧二年起
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撰提奉建寧府
武夷山冲佑觀俄以疾甚致其事除宝谟閣待
制三月二十三日终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
聞特贈中奉大夫娶教氏先三十年卒贈碩人
生二子欽承事郎守司農寺主簿鉅迪功郎新
特差充荆湖北路提点刑獄司幹办公事女四

人長適進士陳復之次適鄉貢進士胡夢得次
適從政郎楊州江都縣丞章瑒次適進士教清
之再娶燕王宮宣州位宗室潭州益陽縣丞贈
中大夫伯攄之女封碩人後二年卒生一子鉉
承務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人滋法孫
女四人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柩寔於縣
之建安御金家井之原從治命也公性資剛方
奉職正大而議論尤為簡嚴勁直善惡是非務
書道理義所當為白刃可蹈正色立朝其愛君
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故

公謙浩然歸重晚既授閒專以壽性讀書為事
高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几微不見于顏面賓
客非親與賢不妄交郡縣吏來時羅織公之親
黨文致之罪潛窺陰伺欲摭摭細微以媚權倖
公視之如死彼二不得毫毛之隙自偽孝之說
吳鮮不愛者公于閩洛之書益加誦詠著止堂
訓蒙一書蓋終始不變者也閩蘇師旦為節度
使曰以韓氏之陽席也其禍韓氏必矣及閩用
兵曰禍具在坎乎皆如公言者內治左監二十
卷訓蒙任解奏議外制并表箴雜著合為若干

卷藏于家塾某幸同朝一見如故相身日厚公
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深者莫如其偶然未死
尚何辭銘曰

矯、彭公天予剛介奉問淵邃言議正大自其
筮仕憂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嘉卯簡
察極天下選遇事獻規務納于善、重葉遺豫
問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言螭陛直前龍墀
敢頌言雖不用忠節愈白、聖主危飛風雲是
依死日不召擢居綸閣開口論事略无顧避志
欲回天側目多忌忤姦孽牙惟公先知抗疏逆

折鳴鼓攻之上色為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頰驚
欢胆决一去一亩消長遂分言者力死救絲
焚生勢長附炎日盛太阿倒持竊弄威柄橫
挑黠虜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
初与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几嗚呼天乎不
候之年身不及見徒為知言恩光浸淫施及其
子公凜如生誰賴有訛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
井之原過者式之

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歲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謝

因自念以凡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察接
聞以來相忘道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
部侍郎孫公從之之子新瑞金西尉錕之書寄
示從之行述且曰先公不幸薨於慶元五年四
月之丁丑葬未有銘因仍八九年重不幸二兄
俱蚤世凜然門戶之託惟先友有以碑于隧道
以惠顧九京以少贖不孝之愆余執書以泣曰
方公之薨余方遭嚴譴不得致生芻于前已而
又自遭內艰憂苦無生意以至於今悲愧多矣
老而孱落本不足以銘公義激于中有不容已

閱五年始克謹按行實之大槩序公平生而系以銘公諱逢吉從之其字也先世居南蘭陵五季避地於吉之太和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銀青霸之命徙名數于龍泉今為邑人曾祖文妣李氏祖叔遇通經博古個儁有奇節雅不喜王氏李弃科奉不就尤為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孫卒昌其家公以按行阜陵恩特贈承務郎妣李氏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禮部而不及禘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三子公居長次逢年終工仇令李逢辰終袁州守俱

中儒科里人有三傑之稱公生於紹興五年時方倣擾季士解散公就季維晚而資實後近課藝穎出父祖奇之自弱冠三薦于御臨興元年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柳州司戶參軍乾道四年校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踰垣避之公諭以義理帛方帖息尚書沈公介為帥給事黃公鈞領漕計相与委教沈公由寘幕府御史剛嚴无取迂其意者公自以受知之深知无不言未始一語詭隨始若难合終必盡听豪民匿罪越訴捕之不獲吏執其子于嶽麓書院沈公怒甚既

得其父必欲併杖之公獨不食書且曰父有罪
子不知情何可從坐爭之數日而後得因力辭
再事而歸沈既薦公闕陞既而又昇以京劄或
謂公未可用沈公曰但知奉矣安知其它歸欲
力薦于朝而不果七年陞左從事即黃公還朝
薦于廟堂欲處以奉官公以二弟游宦懼闕子
職授常德府教授會侍即李公焘出守常德以
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先以書約見于公安
傾蓋之頃質以數疑公了辨如響恨得之晚且
曰儀曹有京劄面以待御人今日不可失士亟

以昇公樞密劉公珙少司成鄭公伯熊劉公燁
皆有重名薦章交上初不識面淳熙五年改宣
教即太令人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閱兩歲令人
強之始授袁州萍鄉縣公以奉道愛人為心不
為赫、名而慘怛惠利之政出于至誠值歲大
侵待哺者數万荒政皆有實惠不為便文逃責
事已而得雨又教民莫旱苗養禾孫是歲飢而
不害例有添給別貯之久而盈溢穀四十万市
穀翔社倉以濟貧之擇矣士王之民賴其利催
件不亟不徐行雨露於膏火中民六樂輸縣計

既裕稍、其餘還以予民邑之西北土瘠民寡
受後甚苦公身錢市田教之義後縣苗稅素重
為裁酌而損其額又以餘力代貧民之賦為錢
四百餘方馬相三在境內歲有繕脩芻藁之擾
事又不集公既葺其陋又糴粟以給之遂有徑
久之計脩孝市書督課諸生身為之師士風大
振公之政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
心而邑當孔道強浦藹甍起居舍人吳公煥出
使湖陰通縣貽書江西諸司曰部有吳令如此
維欲款矣可予諸臺競列上治最有益藉記士

民亦至今款之代還丁內艱服闋家居又久之
十三年幹办行在諸軍審計司十五年九月遷
國子博士十六年 光宗寧恩轉朝奉郎賜緋
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
熙元年五月徙秘書郎八月兼 皇子嘉王府
直講二年二月雷靈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
以獻一曰去蔽諛二曰親講讀三曰伸論駁四
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
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剴切深中時弊論對論今
歲初知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節用惠民以當

天心下上諭公曰園坵不尚華飾亦事天簡素
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減省復功上容納
徇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上喜恚可其奏會
諫官鄧駟請增諫員即擢公右正言首奏帝王
經世之孝根于一心大而陰陽寒暑之變化小
而人民事物之統紀皆係于此心之運此心融
徹莽之政事則天地可位万物可育卒无难者
其言甚備時嘗僖浸廣一第之建撤民居數百
咨怨者中公力言其弊公自以受天子特達之
知思欲補報切磨治道七旬中章二十上多人

所难言者期于不負所學无復顧忌故心不得
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謀進鄧公疏其
罪反以計傾之鄧移大匠公曰名為優迁而罷
其言職後不可為矣兩疏不報再对復論言路
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害先由上聞願而神于
逆心遂志之戒則維失之于前尚可救之于後
也併論景珪脅持臺諫蔑視紀綱連章劾奏竟
逐之未几公上有迁官之命大臣奏踐祚以來
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監處之必不
肯留遂除國子司業辭不拜上諭旨曰士論

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就戩而求去愈力
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留公正曰是有仁者
之勇上之親擢得人矣及是丞相曰某有敵
替上豈能一垂听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
对曰宰相与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國事不能无
可否官以諫為名是專以言為職美也不得其
言而不去人將徇我矣烏可與丞相比哉君
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点刑獄
公事兩季之士數百人出祖闕外人謂中具以
來才一再見公褰帷入境風采凜然守法度識

大体不專按刺傳經決獄多所貸宥案牘盈几
披閱參考決遣如流未數月文書為清民亦自
以為不冤尤為意人物太府卿項安世吏部吳
鑑方銓工部徐應龍皆所薦也五峯胡先生宏
之子大時元城刘先生安世之曾孫孝昌俱隱
衡嶽公請官之以继賢人之世事雖不行聞者
歸之兩揖漕運通融有死深得計度之体衡之
茶陵秋翰特重公曰昔祠官使臣大軍仰給于
邑不免加賦今則咸死焉尚取贏可乎量出計
入蠲十之三令下歡聲如雷邑人相与作佛家

道場三晝夜以報代石刻詞至今尸而祝之也
爰惜公幣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隨以還之
一無取焉參政陳公騷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
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某好士人三年九月召
為祕書少監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承
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數具疏援
引古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主
上受內禪登用舊卒越三日擢公兼權尚書吏
部侍郎初公入諫省珣善黃公裳曰孫直講問
李醇正勸講多益今遂失助上曰言路得斯

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上曰既為
言事官豈可不使之盡言蓋上之在嘉卿
知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政有曰陛下嗣膺大
寶蓋非得已願起敬起孝數申溫清撫接宗戚
俾之用釋太上推明陛下之心存乃若建
立長秋推恩隨危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進李
以奏其明揆事以審其斷凡立政造事皆明以
先之斷以輔之則守經事而得其宜遭變事而
達其權天下可運于掌矣上欣然納之覃恩
轉朝奉大夫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賜金紫

服明堂恩封庐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堂告丞
相以和買折帛之價太重且因初政稍議蠲減
庶可固結民心丞相奉行之然止限以三年非
公之本意也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邸嘗集
群臣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心
頭書有自得之趣欲以遂格君之志也差充
孝宗璣宮按行使朝方議撤秘書省以為壽
康宮而以東宮為館閣公毅然力爭謂于理
非順地狹屋弊不可以奉慈極事亦竟止侍制
朱公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于

上前爭論甚苦因講叔輿之詩反覆紬繹以為
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公曰熹論祧廟
律身衆論不合它所說皆正理未見其不可施
用願苗之以重經幄冬有震雷詔求闕失公言
過失所當謹者二曰奉親曰親儒闕遠所當講
者二曰謹爵祿曰節用度又論治體之要曰治
化之原肇于宮壺而達于外廷宮壺嚴則內外
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職脩妃后之家多啓
私謁嬪御或奉移身願擇老成宮嬪佐六宮之
政內侍奉備掃除自閹長而上願遵旧制選年

四十以上者知內省之事樞宰之職論道徑邦
願萬几之暇從容身之議政近習之臣職在禁
密頌全其恩數勿使身事上深然之十二月
假煥章閣奉士提舉万寿观兼侍讀充館伴金
國賀正使虜使需竹牛角之屬期以必得公奏
皆難得之物戒心尤嚴當道之于初大璫王德
謙典司國信所惧夫虜意密請匪頒公卒却之
慶元、年正月兼實錄院同修撰波事畢入對
因奏臣比緣館伴刺求比事竊圖自 孝宗上
賓虜宴有輕視中國之心比年公知習安將帥

習媮士卒習惰風俗習侈上恬下嬉无後有枕
戈殄虜之意願 陛下拔材賢旌循良核名實
蓄財用選將帥簡精銳城要害備器械講求
孝宗內治外攘之策 上尤嘉納而公於是時
已有不見容者矣待制朱公熹之去公力拯之
侍郎彭公龜年補劾又論不應為近習而逐正
人忤韓侂胄之意又嘗扈蹕有馬上迴揖之者
公独不顧彼又以為簡驩也一日會食部中或
報王喜除閣門祗候公曰此乃優伶嘗于內廷
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為戲者豈可以汙清選當

抗疏力爭吾則于徑廷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
內批与郡而王喜之命二寢或以為出于誤報
而公憂國愛君之心云云至矣潜却恩轉朝散
大夫七月除知大平州累章丐祠九月提奉江
州太平吳國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
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
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
史自娛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
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祿矣終于里第
壽六十有五二月除集英殿脩撰致仕嘉定五

年上以公旧季軫其遺忠特贈宝謨閣待制
仍度越彝典賜諡獻簡娶李氏累封令人与公
相继而卒子男三人铎承奉即監鄂州在城鹽
稅務棋迪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季即遜也
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拓羅沂迪功郎前臨江
軍司戶罷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事胡
杙其婿也孫男四人渙漳滯女一人尚幼六年
歲十一月乙酉葬公于万安縣危泉御縣津之
原公資稟醇澹于外物一無所好惟刻意經史
不可解于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為有用之

孝尤精于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官族之譜系
除拜之歲月身夫前代疆理卒乘之法封國行
河之利考貫融液无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
有志焉發為文詞以理為主以意為先體制具
備關鍵嚴密簡而有法不為綺靡之習晚歲自
號靜閑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于
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恂、似不能言遇人无
矣愚貴賤少長咸接以禮平實誠慤表裡如一
脩身踐言樂于閑逸孫吳達善心无媚忌喜怒
不形于色而正大剛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

之風以其平昔之所見聞攷之胡君之行迹不
隱不誣足以傳遠而瑞金必款以銘見屬老復
病瘁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失其二余亦視
蔭几何有不能已者身公為同年初未相知晚
幸定交情義至焉為少司成則實為交承出入
送班又為僚于講讀之官余身給事林公大中
于晚講之次論救呂祖儉之貶公送旁贊言尤
力嘗論日食事謂上即位未久多有陰翳一
得明照必有背氣等變三月朔去正陽之日一
間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雲不見至朔日乃曠

然使万目見其剝蝕天刑如汝公又奏曰
至次日則又兩此雖片言為助多矣當紹熙慶
元之間上既隆寬下亦多盡言余幸周旋其
間固有數于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与諒直事
君不以犯顏為難与同列不以忤意為憚列德
秀為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刘光祖公謂之曰人
君寄心膂于宰相寄耳目于臺諫皆當以天之
心為心儻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顧自此三
思而後行其尽言類此居之不疑惟義所在嗚
呼斯人而在諫爭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時非

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卒不行任以史事尤為當
才相与論脩史之規摹其備汗青死日而身去
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
在于此乎銘曰
帝王之與四門以闕無人不言犹恐不力官以
諫名惟言是載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憂世之士
所共太息孰為敢言為糾和慝矯孫公古之
遺直奉為有用博聞多識其處友朋直諒三益
幕中之辯不為婉畫一登諫垣身任言責有犯
无隱櫻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声色鯁論日聞

不容煖席召還蓬山上方御極首擢泛班寇
光赫、徑惟史館人望丞弼違、靡寧期補君
德飛語中人又成去國命非不通而道之塞不
容何病焉天下惜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一百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特進婁公神

道碑

國家中興八十餘年四朝以聖繼聖相守一道
夫豈不欲復大雉歸侵疆而申締鄰好遵養時
晦以俟天命蓋其廟謨深矣比歲權臣竊弄威
柄富貴已極猶以為未足假恢復之名以追危
溢之禍其黨又相與喉之平章軍國益無忌憚

一旦妄發以積帥為方召以驕兵當犬羊人人
知其必危競進者方縱吏以苟爵位不在其位
者固不容強聒仕于朝者雖面從而腹非無敢
有誦言爭之者時惟婁公機以直諫之資抗詎
無所回撓一為御史即上疏明辯之是時權臣
雖倡此議猶未敢自在鄧友龍初不知兵將淮
漕右騰書投合妄荐大將既叨召還專主此議
為侍御史為給事中公皆與為寮每語及此未
始不奮然力詆以為必敗國事友龍至不能堪
曰不逐此人則異議者不已公亦自以不合丐

歸除職與郡竟求奉祠會泗州獲捷友龍上表
稱賀自以為勢當如破竹羣議競賀諫大夫遂
以詆公褫職罷祠此開禧二年之五月也已而
延敵寇塗炭數郡奸黨失措始愧公之言八
月再畀祠祿明年二月復職十一月元惡既誅
大明斥陟天子思公之忠十二月除吏部侍郎
兼太子左庶子嘉定改元正月到闕兼太子詹
事五月除給事中兼權工部尚書七月除禮部
尚書兼給事中八月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十月參知政事蓋公天資忠鯁不畏強禦

逆折兵鋒言雖不用而後日皆驗先見敢言人所畏服既坐廟堂不以詞色假人相與維持和謙密贊更化惜乎年高疾侵奉身而退居無何考終于家經濟未究孰不興殄瘁之悲諸孤以鑰同宗同朝交情之厚既葬而求銘義不得以老退為解先書立朝之大節系以言行履歷之詳而銘之惟樓氏自武王封夏禹之後東樓公于杞而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別為婁氏其實則一宗也建信侯在漢為劉蟬驥數十世至邨事吳越避武肅王嫌名始復為婁任左平牛

衛上將軍占數嘉興五傳而至公之曾祖諱億億生乾曜俱為將仕郎父壽朝奉郎以公貴三世累贈少保少傅少師曾祖妣杜氏祖妣鄧氏顧氏妣郭氏為譙國崇國成國夫人少師莊重有家法教子甚戾公其第三子也字彥發幼而穎悟日誦數百言能自刻苦長益奮勵該貫經史百家之書作文直欲以左氏班馬韓柳為標的或謂其持論太高公曰他日以此致君澤民要當自立詎可苟循時好蓋其立志已不凡矣兩上鄉書乾道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

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丁成國憂服除主和之
含山簿銅城有八十四圩遭夏潦大壞僅存其
一郡以委公役工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優給
庸直時犒酒炙器用材植一出于官民樂功趨
兩旬告畢邑人歎服礮石以記七攝淮邑率以
治辦閭荐章交上尋丞於潛漕使檄公攝宰之
闕潛川以蚕桑為命織紡貿易至于再稅公首
罷其一民甚德之酒坊縣計所仰久廢弗葺公
大修酒政歲羨息錢近二十萬自以寬裕先代
輸貧民之奇稅沒以及四苛戶所被廣矣版籍

既亡有產去稅存之害公一新之獄訟幾絕庭
空園虛治行稱最邑素無學大比無應選之士
公首建夫子廟啟庠序擇師儒士有以養李廷
光首預賓送擢賢科親書桂枝坊以表其廬士
益知勸政教上聞有旨都堂省察以少師得疾
而歸既遭外艰士民莫不借留匍匐奔慰縞素
盈門公性至孝居喪盡礼手書法辰經法華經
以伸冥報免喪為江東提本司幹辦公事嘗易
淮東已而復舊淳熙十二年以奉主改宣教郎
知衢州西安縣十六年光宗覃恩賜銀緋縣當

舟車之衝號難治公以學道愛人自任不可干以私有騰謗者不為動巨室買地為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公曰設得金將歸誰守督賦峻厲公不思施一筮課亦不乏親閱案籍豫定後次民服其公紹興二年通判饒州五年皇上踐阼轉朝請卽慶元二年到官事多閑決而無侵官之嫌滯訟隨以清省一重囚獄具欲上察其誣白郡衆鞠之得不寃死又二人已經詳衆以其可疑者同太守以閩俱得減等參政袁公說友帥蜀辟訖幕不就攝州及南康諸臺益稱其

能相率列荐內相洪公邁稱道尤不吝口謂公學有源委工詞章身端行治既以叙公所輯漢隸字源又以監司科荐之丞相京公一見即除幹辦諸軍審計司五年之七月也輪對秦祖宗盛時吏祿兵廩歲不過給錢十數萬熙寧月支四萬南渡無歲不用兵月猶不及百萬乾道已支百六十萬欲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弊六年十一月遷宗正寺主簿嘉泰元年為太常博士祕書卽請續編中具館閣書目又請寬卹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子太以惠國公始就外

傳遴選季官以公兼資善堂小季教授国公銳
情季問公曰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
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寘之坐右朝夕現省
嘗謂公曰今日甚熱禁廷深遠尚尔閤閣細民
豈能堪之公以奏聞上問昨日與先生說何事
国公具言之上喜曰唐文宗但云人皆苦炎熱
我愛夏日長更無一句及百姓此意過之遠矣
又嘗語孝宗戒食蛤蚧事国公曰此無他只是
廣好生之意公隨事開明多所裨益三年除太
常丞仍兼資善堂兼右漕郎官五月為祕書省

著作郎尋以民曹事煩改兼駕部以專訓導都
城大火命百官條具闕政公力言三弊謂朝臣
務為承奉不能出已見以裨国論外臣不稱其
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為交結而不
知訓閱以強軍律時公年七十丐間上以資善
倚重不允周旋四載不懈益虔同寮予告公每
當之首尾如一日国公瞻顧最親字畫少差必
求是正公深于小季辨析如響又著廣干祿字
一編国公得之尤喜命講官戴公溪為之跋四
年六月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已頒国公

恋：幾不忍捨公亦為之感涕入臺省論近時
士風薄惡閭者聳然又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
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
害千里時小吏藉師旦怙勢罔作蒙蔽自私語
及者必罪去而獨憚公嘗與閣門納謁公于寒
暄外他無所及師旦俛首不敢吐一詞而去兵
端方開惟公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亦
孰不願今士卒驕逸遽驅于鋒鏑之下人才唯
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權臣

聞之不說所議愈密外建罔測公又上疏極論
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交龍
方為臺端主議甚力公日以苦語勸之且曰今
日大將為誰計臣執任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
其可用乎開禧改元六月除右正言兼侍諸首
論廣畜人才乞詔侍從臺諫羣士待制三衙管
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
緩急八月除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閏月真
除今丞相史公樞密宇文公同省每會坐親見
公力詆文龍用兵之說會有旨令宰執侍從臺

諫集議公義形於色略不少變聞欲以公宣諭
荆襄公昌言曰使徃慰安人情則可必欲聞邊
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春初卒以此去四月
聞諸道遊兵謂善老矣无所施力惟晨香致禱
願夫佑國家以安邊境及聞泗捷愈增憂危且
曰若司此成功以攄高文之宿憤老臣雖死亦
幸請官尚何言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未几
還朝德望益隆鳶鶴精神照映朝列人莫不想
聞風來見上首論三事謂至公始可以服天
下權臣以私意橫主敗國殄民今准當行以至

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讎未復且為沮
抑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次論兩淮招
集取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
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儉杞權臣內侍等所籍
家貲專為養兵之助天顏說穆玉音嘉獎曰
太子尚小煩鄉教導待鄉久矣公謝以衰莫老
昏恐無次補儲德上曰昨已除詹事猶未知
邪皇太子念公最篤嘗親書問安否以多事
未果發聞公來歸問信絡繹仍致前書以示不
忘之眷自是簡注尤深而東宮愈加愛重矣

公在廷部守法革弊吏銓為請有里人故任天
官喪未舉而子赴調公謂後既冒法禁而部胥
亦之向即挺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越之
上望治甚切公奏古人為國之心頃刻不忘而
望治之誠未嘗以旬月冀夫子死欲速之戒誠
以維持成就非可函國而驟致也又言貢舉貴
公乞下權部具朝官親族有赴廷對者並免
差御試諸位官以絕異議嘗繳奏海巡八廂親
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惠旨太濫乞收復
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 上雇宰臣曰

所繳極當庶不為小人欺隱又稱至再三 上
以 皇太子春秋鼎盛欲使女聞廟論語知民
瘼命日侍所朝宰執並兼官官仍時赴官會議
公為官端益思所以裨助遂取舊所著歷代帝
王總要一書加以潤色上下三十年間召道之
汗隆治效之優劣網舉頗摯察然畢陳俾公為
之序以備參夾之餘可用考訂儲扁尤以為要
覽將以飛煌求言公奏和議角成先務安靜葺
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
國威又謂臺諫論奏以為月課若改有闕失人

有非賢或除授之不啻患在不知之則怨去
之不亟當隨予輒言無嫌於數所論皆切於時
既登兩地當年七月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瘡方
深弊蠹悉然公弥縫協恭裨贊為多重悟名器
持衡法度進退人物自言可否不市私思不避
嫌怒有舉負及拾當改秩作邑而必欲仕除公
曰如此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
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寧質未仕而例以陞朝官
賞陳乞封贈公曰士夫辛勤一第非通籍不能
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斷不可行嘉定二年

一百六

八月臨軒行 皇太子冊命公攝中書令讀冊
於廷百辭傾咻九月明堂為禮儀使前導趨拜
如少壯烈 儲君子公俱生於癸丑雖相去一
甲子而生日同在仲秋先後才五日賜生餼詔
曰九秋風露之清衰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
拔耆儒固已宥甚是年七十有七盛典縟儀適
聚旬浹聞都省後堂久不講祝頌之禮公首當
之貢闈方按鼓吹嚴更警場五使同坐堂上正
用公之生朝公退而慶以詩公等諸公皆屬和
尤為晚景一段美談冬再納祿子允三年五月

以禱雨感疾復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既老
猶起海濱留侯致病彊輔太子公弗敢復言益
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
方彤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智慮之昏志方
浩然亦未是精神之憊公復叙四說以進懇請
不已皇太子又遣宮寮勉留而去意堅決除
資改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以歸近見親故上家燭黃寢復康彊尋上林致
之請急感微疾猶取表奏展閱檢視命筆書偈
崖諸子曰大期迫矣勿以藥來是夕遂薨實四

年十一月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九累官正議大
夫除買政殿大學士致仕爵至嘉興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陸伯戶國史實錄勅
令會要皆嘗提舉纂修道奉聞上為之震悼
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旋以東宮徹章加
贈特進賞延郵典如制皇太子贈奠加厚可
謂哀榮矣娶徐氏大歲府典樂申之曾孫封異
郡夫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紹曾迪功郎紹則
從平郎紹輔承務郎以公參豫俱監西京中藏
廟女一人適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知慶元府

程準孫二人續祖承務郎知歿潛縣丞同祖尚
幼女三人長適進士史沾次適承務郎監兩浙
轉運司慶元府造船場程端節次適進士魯之
績曾孫一楚孫女一豆年三月甲寅葬公于嘉
興縣履仁鄉東列之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孝
而家訓尤嚴親聞公言初弟拜親少師戒之曰
得官誠爲可喜然如官正自未易尔其謹之義
方類如此文禾子輔郡紹興間寓公宴客多時
莫賢朱少卿自号巖壑最爲名勝次如董公弥
大將方公侍郎務德滋方景南雲翼稅舜俞師

老鮑任道仔聞又務德滋皆源流前輩詞章以
事孝問論議各有所長公從之游聞見益廣所
著諸書悉有功於後孝旣以此發身又自初筮
歷官所至可紀逢辰雖晚譽望已高擢用甚峻
而士論遲之主暮日隆注意大用 皇太子坐
情宮寮雖在遠外念之不忘惟公侍資善最久
輔導最勤瘡遇尤渥然方居急流而抗議以沮
摧春翩然求閒不復瘡忌一歸若將終身焉憂
國一心耿：不少變再爲至主一出于霄直上
違立愈偉老而益壯然用之太晚耄未及而疾

困之性篤孝友少師囑公以二弟模率見相若
愛之固深姊未冠而孤撫育訓飭卒為善士近
歲先卒地恩贈官詔特從之嘗命諸子以遺澤
任二弟之子居鄰以誠接物不可緣師是非狂
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雖揮而服之周貧濟
急尤篤姻黨生理素薄輸送自同編民門无雜
賓亦无敢干以私者故庠僅庇風雨既歸闢丈
室於左以東宮所書一軒榜以艮題朝夕游
處是前殆不容旋馬清裁若不日犯而樂善好
賢稱獎人才不遺寸長又訪問賢能故列姓名

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
之知也近時小學日微公素耽嗜字源于保用
意最深好之者始知其為工作字道美以草得
勝隸古小篆動皆有法天牘人多裁弄扁榜亦
所在宜之公初來職公而同年李吏部至俞嘉
言同在宗寺出班馬字類攷公之意俾由序引
則知公之相予有季矣既老復來公亦賜深而
歸會當集議頌蓋於政不堂一見如平生歡同
入兩地協心無間議改餘聞高權古今論文說
詩亦時出法書名畫請談從容溫然如春可有

不可劓毅不回久而益敬真畏文也執別而歸
書問時往來墨猶未乾而訃聞云之之痛固非
稠人比既受銘文之說編以多病心志凋耗筆
研盡廢日過故府惕然于中乞身欲歸僮能屬
藁既不能發以潛德終有愧於公云銘曰
委之得姓實本東樓在漢為劉自建信侯後傷
厥初及因避鏐累葉嘉禾義豐德修惟公國器
河圖天球文以發身仕季俱優立朝正色告后
嘉猷寢登要津貴名日休權姦要國欲挑氈裘
債帥總帥妾人運籌衆莫敢言徒懷私憂公獨

抗論力遏狂詠六月出師石燦金流人厭終締
士困齏苲僅取迹壘捷書置郵自謂破竹期巧
於秋老師致寇氣索語偷几如鄧隲欲棄涼州
謂公立異屏居林立一握不容衆若競味初謂
沮軍末乃思委元惡既誅舊德是求四皓來漢
二老歸周聞于兩社克壯其猶祠宣協恭厚德
鎮浮飢饉寇攘瘡痍未瘳弥終調樊相少咨諏
勢方向平公去不留哀榮雖備急景已道典刑
已矣後孰子侍殄瘵悲深為銘諸幽尚尔後人
先烈是侔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先掾大夫曾公

神道碑

宋興崇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
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堯以文鳴當世直道正言
不阿太宗真宗為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
國公易古有文章改不材而往不合為文十餘
方言又著時議十卷荆國王文公忠其墓蒼昔
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達者三人曰肇為中書
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孝宗之号南豐先生
曰布位宰相論文肅曰肇終翰林孝士諡文昭

嘗元祐盛除徽皇初改再為詞臣氣節論議
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謂端嚴有大
臣之風其後亦最盛後六十餘年曾孫刑部侍
郎炎子從弟吏部尚書暎相繼取世科同為天
子從臣故家文獻表：一時而南豐之曾益重
於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纁以春務擢第奉使
數道歷知高部軍舒州甫強仕終承議郎贈左
中奉大夫父協季十九以詞賦魁曾監一上不
弟則故古著書有雲莊集行於世終朝奉大夫
知束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強氏文

憲公家永州始居湖之德清公細警悟能言即
知讀書正奉語公曰吾家繇密魯二公至而祖
雖皆取科第然師文淵源非止利祿而已汝嘗
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己以勉之公
服膺義方益自刻勵從名儒投毛鄭詩紹興三
十年入太學端以江公應辰為司業深器之隆
興元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荅州海陵縣
尉兼主簿時虜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
公曰巡微職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為榜諭以安
集之親捕劇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於

理官兵燬之後且從於貧類得未減臺郡爭論
薦將羅致幕下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闕迹及酬
獎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季
官課試精密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殺就
養於其季變俱公立三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
忠公必大參政季忠文公彥穎繼為礼部侍郎
子嘗路交上京削垂蒲丁正奉憂服除再為温
州教授如所以治徽季者凡經指授皆為時名
人淳熙八年改通直郎知達康府江寧縣事轉
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章創公不

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獄行屢空催科無擾敢
感其惠皆先期樂輸摧排陞降悉得其實至役
有不俟差而願充者公先於暇時據前輩賢今
嘉言善行立法令之所當守者為邑政總類一
書講盡既詳故施於臨民迎刃而解父老詣臺
府借留參政錢文惠公良臣師江東階監司上
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殫又請亟加獎掖
以為天下治色者勸任滿命赴都堂察察十五
年以明堂恩賜終衣良魚十一月幹办行在諸
同糧料院光宗覃恩暨季勞轉朝奉朝散郎

勸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昨納忠謙中遠私
昵杜絕用例之弊申嚴賊墨之料遴選邊將久
任帥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泄以美銅水廣
和采以厚邦儲弊逋負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
餘尚書五部郎中治左曾躬理文業滯訟頓
清九月充全國正旦國信使將行值憲至慈
烈之喪既赴境諭使去樂接伴納合厚之以它
辭簡摧故京地前導奏胡伎公叱止之比押筭
者至猶然公避席不拜引義詰責往復論難竟
去口宣賜樂等諸娼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

請去樂及罷燕射虜悉免從使還未嘗道其可
惟以講求內治諄：為上言之始文昭嘗使
朔方增重國体及是有向公家世以南豐對稱
嘆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年以改平轉
朝散大夫六月復除戶部郎中總領進西江東
軍馬水粮諸郡賦本時入授欺移用其日寔船
紉運弊蠹特志緝尔失期者三百万餘它物称
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不請路朝以兩月起發且
議賞罰上可之公復手疏屬部約以不多如
文書不遺吏卒要東既定輸送以時凡部遵當

紹熙元年八月遷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
可究心詳識称为平允論對請選劇縣歲命近
臣舉歷任二人以拔之无拘資格隨平旌賞治
有殊績則待以不次又請申飭余酷征稅之禁
利害詳以時論避之二年八月除司農寺丞被
旨和采米石五十万選屬吏之才者按以成算
戒以苛取不趣而办三年轉朝請郎九月丁母
殞人憂五年十二月擢知温州慶元二年三月
陞辭復中劇邑薦舉为令之議又請稽板籍聯
保伍決巡尉之罷欽名求嘉号多士素服公化

故教令所不識用勸闕良田以贍卒躬養濟
院以醫廩其廢疾无告者民產子棄而弗字月
以公錢給乳哺者賞金活甚衆二年秋未穰颶
風淫雨海溢為菑樂請尤能具舟筏各竭以濟
捍之極意賑卹奏蠲丁水數千緡水退修築瑞
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門為東塘以殺其衝皆使
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帥下細大畢舉戢
吏拊民以循良紓里社生為丘祠且碑以絕其
德於相為文定公邨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列
三年轉朝奉大夫三年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對

進秩者面以奏剡授之競知趨勸軍給以饒五
年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
轉運副使首廉所部疾苦民有被訟久弊而訟
者夜匿不出乃成卽縣必兩造但集始得予決
自是良愿无擾姦无容欺奉詔上便民平公奏
請奏部使者以翻許之多寡當否如縣令殿最
詳列賦稅不契券之首以革產去稅存之惠二
稅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時奏報定物力造獄
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積負鹽本併免
州縣所負正稅及虧收錢合十有六万緡累歲

困於郡邑因繫者呼舞散去而備計視始至增
儲百萬悉付來者以寬氓征嘉泰元年三月詔
入奏計因論屬縣培克之弊謂縣有內外內縣
於州取給改苗稅征商悉歸于州若外縣別俸
給衣糧于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為郡者苗稅或
繁翰於州倉征商或使它官吏侵復為縣者及
籍以旁征巧取四行无忌小民赴許郡不敢諸
冑戒其交相規奪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修勅令官二
年三月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偏

居宰掾裨贊為多四月除起居舍人因直前奏
事請搜舉濼逸長吏禮遣詣闕以備咨訪九月
勅令所修進慶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
月除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同詳定勅令十二
月轉中奉大夫尋改纂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三年四月除權侍郎賜服金紫經筵讀
兩朝室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忠恕臨事明
審毋謂刑獄為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
舞文乃可言以廣右鉅商虐死其弟疏竄逃歸
輒從外臺民正後有許者下陳待闕實權門諸

用可者表裏皆吏由也道地縱補文書肆為誕
嫚公察其姦執付京兆獄吏求解一端公持不
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提舉弘州
太平興國宮史院進 孝宗 光宗實錄轉太
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開禧三年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 皇上更化
盡起故老二月公被命守婺州改姑孰勇行
撫郡適師旅飢饉之後勞來流棣寬隨節費改
声徹聞至秋感冒眩疾會合肥擇帥詔以集英
殿修撰移鎮公曰臣弓子君東西唯命今既屬

推舉其季又以正奉遺澤及公郊恩任二從子
內外族類以至鄉黨鄰里婚葬急難必賑而助
為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已持正不可迴奪
數歷中外徊翔久之始登祭從既不得其職而
去杜門却掃谿園數畝杖屨徜徉自号覺翁因
以名卷晚年意杜簡默所造益深繇少至老好
事不倦六經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諸史傳記故
釋資治通鑑續於考異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
率皆溫潤典雅而措法行草見謂精詣又憤言
判好可者藏壽如榮有覺菴集父邑改總類藏

于家公既奔拾以校書郎陳君貴謙之狀表曰
先君子於法當得謚將有請矣願先為銘詩表
于隨遺概念在昔先太師岐公初掌奏即正奉
接武周行一特列院有子若弟多為新進士某
於公百契既深襟期莫逆揖予西垣公承大業
俱奉親喪弁聖展敬兩仕永嘉戴筆左游皆有
在前之媿及其起於挂冠公方奏最滿部同奉
生落：如晨星日後公歸以尉遲莫而公薨矣
公長於公四歲亦豈久於世者死生契濶撫予
興悲衰頽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

疾為可冒為以免之章數上有旨輒行殆姑孰
如故雖益軍息民為國遂慮而疾日以侵求去
益聖二年二月竟遂祠請復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宗祀祀成進封同園子加食邑二百戶
四年自如奏述出處大槩乞骸骨詔以通奉大
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實正月二十日甲辰
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聞以光祿大夫告弟官
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多塘縣欽賢
鄉西路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
封碩人克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年卒不檢承

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稅務女適承平郎新知婺
州東陽縣陳貴試孫仲良登仕郎公資稟純明
器識越遠不親盡禮謹守家法妙奉決科安於
平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為聘使者虜問其氏
疾自言蜀人又閩南豐後孰在班列既歸以言
於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亦欲從
校官卒故業遂為新安之行不獲以姓名通未
受代三十六日遭外谿既免喪或以銓制方嚴
欲為圖賞典以補餘日公亦不庸竟遲次六年
而前舉者皆无恙佑於勢利迺如是先世資產

本朝使隣壤挺：有祖夙烈詩云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非公之謂貶銘其一辭銘曰

惟曾受氏曲列始封舞雩之傳望于南豐有戶
部：耳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天子聯芳
弟上考功德望彰徹曰文昭公木厚：深寔生
覺翁季以求已中積外充早挹世科奏最一同
翱翔周行敷歷西東伏節殊鄰氣愈言夷或外庸
既訖從上法宮進難退易先哲之風至化更新
起於間中申畀鉅藩疾已刃改施弗盡才奄其
令終西谿之原文祖是從後來方輿銘詔止窮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可政仕贈賓政殿學士

正惠林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十有一月四日有旨樓山林大中召
赴行在先是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專國弄擁妄
啓兵端禍及南北生靈國勢几殆主上赫然
震怒俾誅殛之更化善治之始才一日而有此
命公足以當此矣公何以堪之公字叔發之

永康人曾祖祿太子少保妣陳氏咸寧郡夫人
祖邗太子少傅妣姚氏高平郡夫人考茂臣太
子少師妣李氏信安郡夫人皆以公貴追贈初
少傅隨母嫁盧氏再世承其姓公始復爲林公
少篤志向孝文章自出机杼紹興二十七年入
太學文行俱高士論歸重三十年登進士科調
左迪功郎湖州烏程縣主簿貧甚俸薄即欲月
有增饒卒謝之所立已如此乾道六年丞貴池
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淳熙三年如撫州金谿縣
郡督財計太急公堅請寬以數月不敢有負又

胎書至四三不聽公取告勅納之州求劾而去
守媿謝許之邑民感公之深恐其受責競輸於
郡已而視歲額反加焉差役盡公多端寬卹受
役者无異詞有先一年而預定者丁少師憂役
人泣曰反誤我矣七年知湖州長興縣在浙右
号難治公益究心官事民情孚洽若有相之者
縣境高於太湖歲旱河涸米價翔貴已有掠奪
之患民寡蓋藏官无贏蓄公方憂慮而无策夜
半漏水自荻浦灌河声震数里米舟輻湊圍境
以爲神和買比經界前增四之三公必欲寬之

推見衆弊獲免者五千餘戶增輸以實者帖給
訟牒必竟曲直不許私和或謂恐益多事公曰
此乃省軍之法也以是銘訟日稀期限寬而信
可展而不可邊去如始至所下文移無一紙遺
於民間二邑遺愛迄今未泯也詹侍郎儀之力
薦于朝十年幹办行在諸司糧料院十二年冬
求補外同擬者四人 孝宗皇帝指公与計衡
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予官遂除太常寺主
簿十四年遭内難十六年复除諸王宫大小各
教授時 光宗皇帝初即位詔侍從与察官户

部葉尚書者等四人俱以公薦擢監察御史論
事无所回擬紹熙改元三月却批賜公等曰臺
網正則朝廷理委寄匪輕言可覺察各有舊制
茲示朕意且務遵承公謂臺官不當踰越分守
誠如至訓然居此當以抗直敢言爲稱職遂与
同列答奏又曰職有常守期各務於遵承言所
當言庶不孤於委寄自是风采益振五月遷殿
中待御史二年八月除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侍
講公之論事根於忠實上不求合於人主下亦
不避嫌怨而愛君憂國務存大体數与皆有所

試押彈死不聳服在臺首尾四年敢為稱職知
靜江府陳賈將奏予之任知潭州趙善復得旨
奏事皆極論而寢其命其論善俊也謂若欲赦
用宗室以彊本朝當擇其賢者善俊何人而可
當特召上問孰賢公以知福州汝愚對退又申
其說御批善俊子昂又兩日遂召汝愚此諫行
言听之始也鄧司諫駟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
曲加優容俾復舊職丞相留公五日去公率同
寮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路而
伸議省之氣誦宰相之賢它人不敢為也有薦

公入臺而論其多可而死特操不可為執政公
公舊故而論其回邪不靖不可典刑獄戶遙督
迫州郡太甚公上彈章上曰別易一部何如
對曰昨為刑部專為深刻易別部亦不可章至
三上宣諭宰臣遣都司道 上意公曰言事不
行只有一去更死可高權者此語既聞竟子昂
而去監文忍煥常良孫以賄遭重劾公奏此人
死有餘責然其曾祖安民為元祐名臣 高宗
念其以忠直存死擢其子同為中司願特免其
真決寧加遠竄公勇於逐方用之從臣而奉：

於一繫因如此排擊固多此皆其著者至其論
議尤爲切直而當理首論君子小人大槩曰趨
向果正雖小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趨向不正雖
小有可善不失爲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死責
其一節之過差以消沮其直大之氣不正者深
絕其漸死以一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偽之前則
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无所容其姦又論今
日之事莫大於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
不可忘然事變不常我有備而後可也彼有釁
而後可乘恢復固未容輕議惟此念存於心則

大要也詔頒行之至今爲便江浙四路以和買
折帛重困公奏有產則有稅於稅縮而折帛猶
有說也和買其初先支欠而後輸納中以錢分
益分數均給後遂白納納今又使納折帛反
成倍輸全失立法之本意欲求對補之策以寬
民力而固邦本於是減其輸者三歲公初論版
曹鼐：者凡月僅能去之繼論棘卿至四章不
報遂明以姓名申尚書省而力求補外改除吏
部侍郎旬外祠除直室文閣少棘卿俱分郡後
省同奏留公且言當與被論者有別公尋知寧

國有改贛州而鄉以祠去何止言異因對上
謂曰林公好人朕甚念之已為易章貢見次疾
顛為廟郡公一以平心處之文移期會動有成
規裁斷曲直不可動搖昨訟初有數百後惟十
餘紙糧胥豪民為之束干所奏便民五事一論
州之冗官死職事而糜廩祿者可罷二請添置
土軍弓兵三請以分給諸邑而禁科罰四乞
禁廣象之民誘致盜掠郡人賣為奴婢五謂贛
縣兩武尉乞差文臣一負皆郡之急務五年七
月主上登極趣乃公遷贛石至險公欲行不

雨而水高數尺怪石盡沒俗謂之清漲殆出神
助趙清獻公以後惟此時得之九月除中書舍
人十二月遷給事中尋兼侍講公代言得制誥
之休而綴詞批勅夙裁如臺中時侂胄來見公
接之无他語使人通問願內交又笑却之會
彭侍郎龜年抗論侂胄甚切有旨侂胄特轉一
官依所乞除在京宮觀龜年除煥章閣待制分
郡公尚在兩掖公在鎖閣連名上疏謂次對不
過在外之職序及下於式卿廉車之未留務則
寃之已甚况一去一留恩意不作去者不復得

待左右留者既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
請留龜年於繼逆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奉御
筆龜年除職少尉已為優異侂胄初無過尤罷
職奉祠亦不過可並書行又同繳奏龜年以
真侍郎除職典郡若以為優異則徒胄之轉承
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初無過尤則龜年諗
軍乃出於愛陛下之誠心豈為過乎恐自此
無敢也陛下出力論軍者龜年既已決去侂
胄難以獨留望予外任或予外祠以慰公議初
趙丞相登政府汪義端為監察御史力攻之不

陵寢如見於羨牆故尸如見其永泰於以宋天
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根本既立綱
紀日張而治功可得而成矣雷雪永言公以軍
多中出跡曰雷電之後大雪繼作則陰勝陽之
明驗也當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夷狄得以窺
中國女謁得以行於外嘗論逆軍謂今之言備
逆者皆其細務當遴選行實才略之人付以取
誰制襄經理之任使文武合為一道慶曆中公
河北陝西各為四路悉用文臣為大帥武臣副
之平時使之通情而共軍則緩急可以協濟以

成功无亏则同任撫養士卒之責有亏則獨當
乎今行營之寧久其任重其權則边防立而國
勢張矣又秦律有別籍異財之禁祖父父母
令別籍者減一等而今異財者无罪淳熙勅令
所看詳亦然今州縣不明法意父祖令異財者
亦罪之知美風教之虛名而不知壞風教之實
禍欲申嚴律文疏議及淳熙指揮若止令其異
財初不折聞戶籍自不應坐父母之罪其非理
破蕩所畀田宅者理為已分則不肖者亦所昏
賴之心而其餘子孫皆可自安實美化移風之

得遂罷去至是侂冑引為右史公又駁之改除
公吏部侍郎蓋兩以言事得此官竟不拜除煥
章閣待制知慶元府特慶元二年公素聞贛上
之最慶元鄉部也奉祠家居公之善改實親見
之公清心寡欲无一物可以動其念日坐黃堂
非二膳不入克勤小物如為長興寧時剖決民
訟是非立办人固不敢干以私亦无可平者始
居郡齊有盜若鬼神之狀人皇惑公以為此
点賊也必欲捕治足而果然前改所失器物亦
皆得之由是姦人屏息公廉以敏皆安而行之

不可屢精力有餘足以行其志城南有河而
江浦抵隄下者數處河漲潮登幾混爲一行者
病之間遇潮退隄決河水盡傾公自幼郡熟聞
此害不知自舊几年矣鄉之有才智者次謀而
未遂公聞之初不以語人在郡才數月擢節浮
費得贏貲二万緡一日委官置局命富室才力
兼備者七人分董其役悉以石爲之吏不得与
民不知擾指日而成砥平繩直自甬水橋以至
北渡凡二十五里有欲記者公曰何用而利及
永久民用焉之二年求祠至于再三始得請郡

人曰守有三林後林尤冠謂侍郎栗郎中新皆
在前有聲也得守如此未門有所褒進又不留
以福吾州乃聽其求聞材未行良臺駭論鑄職
罷祠而歸孝釋声留嗟惋如出一口公怡然而
行五年四月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六年引經有
請復元職致仕未几御史承風旨論列擁曰公
異改一上爲最謬再落職公道安在哉嘉三三
年十月再復職一聞一紀退然一布衣也去邑
居三里所得氣渾之賜作莊園其上最得一縣
勝處时挾書以徃客至則銜梅菊取路魚以佐

酒設笑自適亭榭隨意有獨樂之風或謂公不以書入脩門縱不求福亦欲免禍公則曰禍福皆天也豈知力所能移乎迹譽旣啓朝夕憂之歎曰恢復之名則不可議權臣之心則不可知今欲宗社再安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權臣不可旣有召命令州潭以礼津遣又促其行始到闕而吏部尚書之命已五日矣內引奏對玉音嘉獎公首論防微杜漸無求更化之名必務更化之實次歷陳朱熹彭龜年呂祖儉以抽擊侂冑皆以貶死其它類此者量輕重旌表之以

伸其寃且以也直言之勸末謂侂冑之竊權陳自強之貪吝官有定價乞嚴賊吏之罪是月除端以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閏四月命宰執並兼東宮官公兼太子賓客公抱負所享中外俱有聲績及在西府當侂冑殘毒之餘未易經理予之當為難誠以佐其長但論予之是否不雇身之利害亦不暇雇思而後發嘗在榻前議謝解事上曰朕為坐靈不憚屈已予定之後亦欲予卿等作據計侂冑十三年故改豈可不革公與同列謝且賀曰陛下之言

及此國之福也退為所親言年將八十豈堪勞
勸獨念和議未成未能体承至訓益收俸為
經久之計略遂此心則乞身以歸然和使未回
而公薨矣庠帥王補初往通好虜忽謂之曰近
報韓侂胄已就戮矣又問公与公同日被召二
人如何王以室對歸誦其語公以語公且益相
勉不可忘也公孝於親友愛諸弟既終信安夫
人之喪恚以先疇分与之又官其從子二人自
甚薄清俸之餘以給宗黨莊敬好礼不惡而
嚴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讀書至老不倦劇齊公

退躬督諸孫課程吏卒或聞洛誦声而不識其
面悼亡之後自言子雖蚤殺而三孫足以承家
清修凡二十年九人所難家居不以事干州縣
守令能訪利病則極口告之接人深有恩意与
讒以外事雖至親不答也所居殊陋既貴不改
出以二僕肩与僅免徒行而已素不求人知人
自服其名節朱待制嘗貽書朝士有曰殊和叔
初不識之但聞其入臺死一事不中的去國二
節風誼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後固在從班相
得愈深公文詞淳實如莫為人未嘗先用而格

有奏議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冒
暑得疾猶自力以趨朝謁六月壬申薨于位
止如之震悼韓視朝賜水銀左腦及銀絹各五
百東宮亦致賻馬身年七十有八積官至朝議
大夫爵東陽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一
百戶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有司將設較祭
力辭之以二年十一月己未葬公於縣之長安
鄉南塘山之原有司定謚曰正惠時路差從子
爲奏之司戶參軍護其葬朝首轉選司應亦
可謂終始哀榮矣娶趙氏先十八年卒贈永嘉

郡夫人至是合祔爲子簡以公樞府恩例時贈
登仕郎女七人長適從子郎新汀則州奉教授
陳鋪次適進士朝一之士樾宣教郎新迹判臨
安軍府子應愁之國子生喬時敏里士趙遜孫
杖孫三人楷樞並迪功郎監西京中獄廟杖迪
功郎新岫州歸安縣主簿楷實承重解官曾孫
四人子熙子點並將仕郎餘未名女五人尚幼
公綜矩自高望之儼然若不可以挹酌臭味苟
同穢如平生始在官庠公如考功郎一見儼益
公久在御史府公入後省當紹熙聞各欲維持

公議往不訟而同交情由是益厚已又固司
論駁相隨出關託范柔梓別後俱墜百謫自謂
此生不復再見矣赴關之初握手笑且數相語
曰吾儕相逢此殆天也嘗為龜澤賦大篇公見
而喜寄烏絲欄使書之公取友固多晚而出忽
略相似名位相上下未有如公者非所謂君子
之交淡以成者邪天下愁遺茲此无老於序之
悲夫非宜人比措等求銘義不容辭發揮幽光
愧弗克稱詩曰吾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范太史稽司馬温公白其請以水而墜

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嗚呼林公其几
於是乎銘曰

儒者制行或流于僞狎欬林公几几於全喜怒
未發公名斯侍發而中節以表公迹季以致身
政非及民秉心無競招皮皆真具區灌河競石
清漲心与天通動有陰相謹終如始視險若夷
非通非介不几不編過子敢言獨立不懼兩感
天官不合則去號三不欺藹然吏師四明之政
實親見之風生栢之時若瑣圃百謫橫加清声
四達歸老龜潭若將終身更化之初首圖舊人

上喜見公俾式宥所望尊朝廷名落萬彙經綸
未究胡不怨遵一鑑云亡殄瘁何悲子產遺愛
叔尚遺直孰其兼之視此銘刻
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諱而點字子處州青田人陳姓出於省也
其來遠矣九世祖名師訖吳城王村為眼首先
祿大夫積勳上柱國曾祖圭贈宣奉大夫祖友
錫擢紹聖四年進士弟仕至左朝請大夫祕閣
條撰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贈中奉大夫
高宗駐蹕會得朝廷草勅願彈陛亦護之力也

多處名甚聳豈道自特不能與時高下一年不
復士論惜之父隸篤孝有賢行奉議郎通判渾
州贈中大夫妣葉氏馮氏俱封孺人贈碩人公
葉出碩人石林先生從兄之女也公承家訓少
有場屋聲入太季符預薦連下內外艱淳熙八
年以南省第六人登甲科授從事郎平江府觀
察推官樞密並公室為守屢以職事爭亦立公
或馮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輒論如初
至于再三竟不能眷自尔公所書擬望而許之
樞密羅公點以浙西提舉兼府事舉兩司事無

大小悉以屬公行荒改修水利決積訟皆公友
右之除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再歲遷國子
正日進諸正同艱經吏而嚴私謁所拔多宿學
有行誼之士將重葬履疾光宗亦不豫省
勤問疏或夙戒而中止物論紛然公謂上實被
疾而間其心者得以肆其抑說因疑成良道至
積阻上疏備言之請者以為亦而不激直而有
禮擇休父子之至情又嘗代裋班兩疏反覆至
數千言皆對切出於衷誠書及則悲傷感泣不
能自兄變君憂因其深切類此尋逢太孀侍士

主上卽位之初輪對首陳三事曰畏大命曰法
祖宗曰結人心敷叙詳以用故有不納副利時
寧以公嘗出其門不以間見固已不樂至是以
為輕我且曰是不尊廟堂也奏令赴吏部銓
上獨喜公所奏遷大理寺主簿人為之憤公曰
上知我矣以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情引研法
家自以為不及亟將作監又几年登司農大司
除江浙十一州運末外餘仰和桑中桑以功歲
計淳熙初州郡歲額擢降本給文計二百六十
八万是時年豐褚重本至迫登後又議寬減加

以虛類及木馬料等凡減去二十餘萬有奇中
熟僅可支吾一或不登則原有之具之懼公亦
同列究故源權輕重如之少裕時權倖方張公
不少屈遲回久之乃外知奉川陞辭陳農寺四
弊三策且曰此其在有司者且弊在朝家有太
於此者乾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萬
石之外實支一百三十八萬餘石馬司既已移
屯而紹熙以來不下支一百六十一萬此臣所未
解也願究昔之所以省今之所以多力圖而痛
革之然後採三策而去四弊庶几國計稍可也

官吏亦得以任責 上從公言方議施行而不
樂者益衆言者有未作縣不啻守邊如辭公上
祠請改知衢州：當舟車之衝訟繁可移將迎
无虛日公謂財給則可以志首閱歲入之籍
痛節浮費力裁厨傳用既不闕時有顯減得以
裕民寓公服其風裁軍士犒給无闕而憚其嚴
愛民如子惜官尔不啻已私或用至數十緡拊
心歎息曰此皆民之膏血筮楚所取安可輕用
耶秩滿視帟藏元額餘十の百緡吏請上聞公
曰吾豈以羨餘取世資者止以少過舊授申發

留其贏以寬征取召赴行在首奏農寺和采歲
歉價增富商大賈反操其權以邀厚利不若乘
此粒米狼戾之時廣行收貯積及三百萬則可
以備凶年之急矣又言役法之弊欲以限田視
品秩為等限以止法三品以上自依舊法四品
至六品止於曾孫七品至正八品止於孫從八
品止於子八品而未嘗歷任至九品止於本身
一依宣和舊法子孫自致通顯者別計度官戶
既有限節下戶可以少寬詭寄之弊亦可漸革
除戶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市大大延熾省

部家人進饌公輟匕箸曰 主上无失德皆姦
邪致此言畢流涕會求直言遂極論弊事大略
謂西漢之末人主无甚過行從以上下偷安風
俗脂葦漫成衰弱併論賊吏償帥及士風日偷
州郡數易皆闕政之大者又言者之南渡未嘗
安將驕卒怨虜勢雖衰未易乘也遷右司郎官
時權臣專制收柄貪相濁亂朝綱公少知樞
密院雷公弥縫其間一裁以法雖盡所職而念
去已深遷軍器監平章之初方觀衆情向背公

一見首求外補旁觀者為公危之公曰去意已久非容心於矯也遂以直寔謨閣為福達路提點刑職訟訴萃於憲司以愆而行決不倦人以下寃時方用其征求益繁建有飢民鈔略逮繫百數公謂皆迫於之食不足保治取為首數人寔之輕典餘悉縱遣之召還論虜事皆深長之思切中時務復歸舊著不數日元惡就誅遂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未几擢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講進兼侍讀兼左諭德公講讀之際至人道大綱治乱大端 祖宗立國之本意

必又覆陳還太子為之起敬听者聳然立竊之初首陳西蜀兵事謂重兵駐漢沔東南禁放不能為之輕重成下者漢沔之根柢也今漢中三大軍无慮十萬而成都之兵不滿百何以制未大之患逆賊之變至无敢抗者謂宜如楊庠帥司增置親兵增募屬縣之卒庭足以鎮一方緩急可以倚仗策无便於此嘉定初元當兵荒之餘久旱飛蝗人情惶惑或謂 成肅毅制未終 主上不應親出禱雨公直前奏謂出而于逸于政吁觀則不可若循 仁皇禱雨太一故

予親屈可乘為民一出則人皆知陛下因
雨之切人心悅而天意解孚應必矣上為之感
動越三日車駕禱于太一宮甘雨隨車都人歡
呼歲亦中熟進起居郎未踰月兼權中書舍人
尋為真公既代言詞尚体要隨職戒諭不為虛
美遇有纖奏身任其責奏或未下不憚繕入至
關大休漸不可長者必痛抑一二以警其餘末
節細故亦不屑也詔求時政謝先公言大上
知天其次畏天其次慢天知天若至畏天者
慢天者亡請以周書明之文王如天故以之

成王宣王以畏天而存居王幽王以慢天而亡
累至繼承祈天永命中更變亂而天命人心弥
久弥固者在此也 陛下即位十有六年恭儉
之心敬畏之誠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是陛下
有其心矣夫有其心者必有其政有其政者必
有其事苟德意未宣政事多闕是殆未知推其
所為而已公前後論奏於天命人心之際必及
覆開說指切事情雖不盡見於施行而立論率
可稱述公素多疾至是以久次方擬進擢而公
之病益矣二年十二月壬午卒子位享年六十

有六積階至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以
皇太子卹室恩贈光祿大夫爵青田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先三日設榻正堂至是歛私危坐
而逝向以家一一无所答識字不識莫不傷正
人之云亡上深惜之賻贈加禮贈宗之制首
引唐文皇之言曰攻也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
亦足以見眷遇之深矣皇太子尤為惻然三
年二月諸姑奉公之柩以歸十二月甲申葬于
鳴鶴鄉慈明之原公取同邑朱氏封碩人子仲
堪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仲埴承務郎仲均

國李空先公九年卒仲埴仲均將以公致仕遺
表恩補承務通仕郎女二人文林郎新汀州
奉教授孔夢符迪功郎鎮江府延陵鎮稅兼煙
火公不盛立禮其壻也孫男女五人尚幼公性
素剛交際簡淡其不為阿附人以為難公蓋優
為之暮王陵汲長孺為人少作見剛錄以寓意
其妥知樞密院胡公晉臣文曰朝有正臣其國
乃重漢曰汲蕭唐稱魏宗詛形于色賁育其勇
或招麾之亢之不動其抱負如此三登朝暑二
十餘年終以落不為管路所知自博士方遷

遠迹清要更化以來始遂向用以世道為己任
嘗曰世之不治非謂无法；亂之弊也救時之
相固不易得為得平心守法者其庶几乎益自
訟也孝友勤儉得於家傳頌人能承公意謹奉
目旨既畢葬送弟妹婚嫁謹奉先志子兄如百
父春冬賜帛必先奉其兄而後入私室既又權
所遺田宅悉以予弟自奉如未過時所居才
蔽風雨作諸雖多錄其得意者文尤簡古字書
端方如其為人公靜默嚴重出於天資見時已
如成人及長左右規矩夙攝益峻起居飲食之

如終始如一喜溫不見於辭色雖家人莫窺其
際笑語有度使人意消讀書觀大略苟有會心
必對酒咏充廣必使心通意解達於踐履執喪
哀慕之餘一意探討免喪始登東萊呂太史之
門一見氣合相與質疑中感由是聞見益明而
所守愈定矣有從齊筆談淇水遣子璧水雜
著西掖類藁經進講解及奏議各藏于家此皆右
史王公介狀公行之詞世仲堪等求銘于某自
念及識潭州已服其賢厚公同朝相好非一
日掛冠復求恩及三世一歲間封贈至三四

調皆出公手知公家世之詳叙述委折使自如
之亦不过是也矧率之歎倍於他人故不敢以

固固解銘曰

誦詩積書孰非儒惟愆：千載未見剛者我重
彼輕惡圓喜方禍福度外乃全吾剛惟公不羣
尚及陵黯持志養氣以日張膽天分既高学力
尤深固世多變未吾一心進退以義落：難合
更化始用論思獻終西掖伏言訓詞溫淳東宮
橫經輔道諄：行而不撓人望公輔一疾困之
遂隔千古鶴谿之原父祖相從孰有如公一節

始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故

少

文獻士卷第一四



